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TANIZAKI JUNICHIRO

01

初期短篇集

TANIZAKI JUNICHIRO

[日] 谷崎润一郎 ——— 著 陈若雷 ———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ANIZAKI JUNICHIRO

初期短篇集

〔日〕谷崎润一郎——著 陈若雷——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初期短篇集

Chuqi Duanpian J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期短篇集 / (日) 谷崎润一郎著 ; 陈若雷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

ISBN 978-7-5598-0790-8

I. ①初… II. ①谷…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361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2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300 册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间欢乐世界的背后，潜伏着
如此秘密而又奇妙的乐园。

目 录

帮 闲	001
飚 风	023
刺 青	063
恶 魔	075
恐 怖	101
秘 密	111
麒 麟	135
少 年	151

帮 闲

明治三十七年春天到三十八年秋天，给整个世界带来骚动的日俄战争于《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宣告结束。在发展国力的名义下，各类企业不断蓬勃兴起，新华族¹和暴发户也随之涌现。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一派景气的明治四十年四月中旬。

向岛的河岸上，樱花盛开。星期天上午，晴空丽日，驶向浅草的电车和轮船载满了人，蚂蚁般密密麻麻的人群络绎不绝穿行在吾妻桥上。桥对面，暖融融的水雾笼罩着八百松至言问周边艇库的上空，河对岸的小松宫御别邸到

1 指的是日本明治时代不属于旧公卿、旧贵族而具特殊功勋的人。

桥场、今户、花川户的街道，尽皆酣睡在朦胧的蓝光里。后面，公园中的十二阶¹屹立于湛蓝的天空，弥漫着好似喷涌而出的水蒸气。

从千住方向，在浓厚的水雾底下穿越而来的神田川，在小松岛一角起伏翻腾，滔滔的流水形成大河的气势。仿佛被两岸春光所陶醉的慵懒而温暖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向吾妻桥下流去。高高涌起的欢快的波浪，缓缓地拍打着河面，轻柔如棉的水面上，漂荡着几只小舟和赏花船。时而驶离山谷河口的渡船，横穿于上行与下行船的队列之中，将挤满船舷的乘客运上河堤。

那天上午十点，出了神田川的河口，一艘赏花船正从龟清楼石墙的背阴处划向大河的正中央。船上红白相间的幔帐里，坐着穿戴得漂漂亮亮地前往大传马、代地的应客艺妓，中央是当时兜町有名的暴发户榊原老爷，他带着五六个皮条客，一边环视船上的男男女女，一边咕嘟咕嘟地大杯喝酒，肥硕的红脸膛已露出了三分醉意。

河中心漂浮的小船，顺着藤堂伯宅邸的围墙前进时，幔帐里猝然传出弦歌之声，高亢的音乐震荡着大河的流水，

1 浅草公园的十二层高塔，即凌云阁。

向百本桩和代地的河岸袭来。

两国桥上、本所浅草的河岸道上的人们都伸长脖子，没有一个人不为这愉快的气氛而陶醉。船中的情形从岸上就可清晰地窥见。女人们娇媚的话音，时时随着河面的微风传递过来。

小船靠近横纲河岸的时候，突然船首出现了一个奇怪打扮的辘轳首¹怪物，和着三味线的乐音跳起了极其滑稽的逗笑舞蹈。描画着女人眼鼻的巨大气球，连接着纸袋做成的惊人的细长脖颈，看来是整个儿从头顶套下来的。人的脸孔完全隐藏于袋子之中，身上穿着花哨的友禅宽袖和服，脚上套着白棉袜子。双手时不时举过头顶舞动，从红色袖口露出男人结实的臂腕，粗壮的五根褐色手指十分惹眼。画着女人头像的气球随风飘舞，时而窥视岸边人家的屋檐，时而掠过交错穿行的船的船头。每当此时，陆地上驻足观看的人们，都一齐欢呼雀跃。

“看呀，看呀！”在人们的高喊声中，船向厩桥方向驶来。桥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黄色的面孔排成一行，他们正眺望由远渐近的小船中的情形。渐渐地，随着船的

1 日本江户时代盛传的一种长颈妖怪，多为女性形象，脖子可伸缩，与控制汲水吊桶的辘轳把相似，故得其名。

靠近，空中清清楚楚地描画出辘轳首的眼睛和鼻子，像哭，像笑，又像睡着了。那无法形容的洒落的神情，惹得观光者们忍俊不禁。在做各种动作的过程中，船首进入桥的背阴里，怪物的脖颈便从水量高涨的河面顺顺当当地、轻轻擦过游人们面前的栏杆，接着被小船拖曳着弯折起来，翩然从桥洞下穿过，忽地又轻轻扬起，飘飞于对面的蓝天之上。

来到驹形堂前，从船里也能清晰地看见吾妻桥上的行人远远地被这景象所吸引，就好像欢迎凯旋的军队一般等候在那里。

在此地，一班人表演了和在厩桥同样的辘轳首的滑稽动作，招惹众人的欢笑，随后朝向岛方向驶去。三味线的琴音越来越嘹亮，正如牛被欢闹的乐声催促着拉动彩车，船也仿佛被活泼的乐曲的力量推动了一般，徐徐游进于水面之上。大河狭窄处划出几只赏花船，学生们挥动着红色或蓝色的旗子声援小船，两岸的群众呆呆静立，目送这艘古怪的小船远去。辘轳首颈部的舞动越来越流丽婉转，气球被河风吹动，快速地穿过小轻气轮船冒出的白烟，蓦地高高飞舞起来，将待乳山尽收眼底。它向观众们谄媚般地显露出一副痴态，将河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于其上。气球在言问附近的河堤上渐渐远去，向河流的上游飞升。一路

上，从植半到大仓氏别墅附近，徘徊于堤坝上的人们，面向远处河川的上空，遥望着鬼火似的辘轳首头颅，喊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一边喊一边向它远去的方向眺望。

小船旁若无人之举稍稍活跃了河堤上的气氛，船最终被缆绳拴在了花月华坛¹的栈桥上，一班人蜂拥挤向庭园的草坪。

“辛苦啦，辛苦啦。”头套辘轳首的男子被领班的榊原老爷和艺妓们团团围住，拍手喝彩的当儿，他一下子脱掉纸袋，浅黑色的光头和欢喜的笑脸从火红衬领的缝隙处显露出来。

这一帮人换了个地方继续玩闹，重新开宴。榊原老爷带着众多男女乱纷纷地涌上草坪，欢舞跳跃，他们玩蒙眼睛和捉迷藏的游戏，吵吵嚷嚷，热闹非常。

那个光头男子穿着宽袖和服，白袜子外套着有红色履带的麻里草鞋，脚步凌乱，踉踉跄跄，在艺妓周围追逐嬉戏。尤其是当他扮成恶鬼时，引来了更大的骚动与喧闹。从他被布手巾蒙住脸的时刻起，榊原老爷和艺妓们无不拍手大笑，双肩不停地抖动起伏。那男人和服的红色内衣下露出

1 位于神田川东岸向岛的游乐场地，园中植有四时花卉，建有各色娱乐设施。

汗毛森森的小腿。

“小菊，小菊。啊，抓到了。”男子发出带着铁锈味的、艺人独有的、紧绷着的高亢叫声。他擦身掠过女人的袖袂，头撞在树干上，又四处来回飞奔。他的举动并非多么激烈快速，有些笨手笨脚，所以很难抓到别人。

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屏住气一边窃笑，一边蹑手蹑脚靠近他身后，忽然在他耳边柔声说一句：“瞧，在这儿呢。”然后猛地拍一下他的脊背跑走了。

“瞧，怎么样，怎么样？”领班的揪住他的耳朵，连推带搯地说道。

“啊，疼死啦，疼死啦！”男子尖叫着，紧蹙双眉，有意装出可怜的样子，动作夸张，扭动身体拼命挣扎。他的表情透出几分可爱，人人都想过去拍一下这个男子的脑袋，或揪一下他的鼻子。

接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泼辣雏妓绕到男子身后，用手抄起他的一条腿，成功地将他摔倒在草地上。众人一阵哄笑，男子动作迟钝地爬起来。

“谁呀，欺负我这个老头儿。”男子被蒙住了眼睛，

只是站在那里，张着大嘴高声喊叫，像“由良”¹一样甩开两手，迈起步子来。

这个男子是一个叫三平的帮闲，过去在兜町做投机商，从那时起做梦都想进这一行，终于在四五年前当了柳桥一位帮闲的入门弟子，摇身一变，进步很快，如今在同伙中，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随从。

“樱井（男子的姓）这小子是个逍遥自在的人，比起做投机生意，现在的差事更适合他的性情，不知道有多好哩，如今好像赚了很多钱，他小子很幸福啊。”了解其过去的人，常常如此地议论他。日清战争²爆发时，三平在海运桥附近经营好几家中介店，雇佣了四五个人，和榊原老爷是师兄弟。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了使朋友开心快乐、席间不可缺少的人物。朋友们都说：“和那个人一起，席间会变得很热闹。”

三平会唱歌，很会说话，即使自己最得意的时候，也丝毫不摆架子。他不仅忘记了自己了不起的主人身份，竟然也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风度，一味沉溺于被朋友

1 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七段开始一幕即大星由良之助在祇园的一力茶寮里与妓女玩蒙眼捉迷藏。

2 日本人对中日甲午战争的通称。

和艺妓们颂扬和开玩笑的愉快氛围中而乐此不疲。华丽的电灯下，男子带着醉意的笑脸被映照得油光闪亮。他“嘿嘿嘿”地一边眉开眼笑，一边没完没了地说着俏皮的玩笑话，这是他最显生命力的时刻，一双热情闪烁的眼睛道出他内心无以言表的愉悦，他任意摇动着绵软无力的双肩，那份纯真感，简直就是彻底进入了趣味的真髓里，宛如快乐的化身。对待艺妓们，他不仅勤于问候，到了让人分辨不出谁是客人的程度，而且善于周旋。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人心中对他略感憎恶与腻烦，可是了解他的性情之后，知道此人并无坏心思，只是乐于博取众乐，期望得到大家的喜爱而已。周围的人都叫着“樱井”“樱井”，和他亲近。然而另一面，他被人们热爱的同时，无论多么富有，有权有势，也没有人向他献媚，更无人迷恋他。不称其“先生”，也不称“您”，只叫他“樱井”“樱井”。三平自然而然受到低于其他客人的待遇，对此他并不以为是失礼。实际上，他绝非一个想从别人那儿得到尊敬和恋慕之情的人，而是怀有一种天生的情愫，希求他人从对自己温暖的轻蔑心或怜悯中，孕育出喜欢并亲近自己的意念。可是，恐怕即便乞丐，也不会有人愿意向他低头行礼吧。三平无论被人怎么取笑，却从不生气，反而乐在其中。只要一有钱，他必定花钱操办酒席，宴请朋友和艺妓们一起寻乐。如果

遇上有宴会或朋友相邀什么的，哪怕正在忙着生意，三平也无法平静下来，完全六神无主的样子，急不可耐地赶着出门赴约。

“哎呀，您辛苦了！”宴会结束后，三平遭到朋友们的调侃，于是，他一反常态，恭恭敬敬地作揖道：“哎，也请分给咱一点儿礼钱吧。”

艺妓开玩笑地学看客人的腔调：“啊，好的好的，把这个拿去吧。”说着，揉起一个纸团向他扔去。

“嘿，谢谢啦。”三平连连行了两三次礼，将纸团儿放在扇面上，操着庙会上魔术师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说，“嘿，真是太感谢啦。大家也扔一些给我吧，再赏两文钱就够了。要是大人和小孩儿一起帮衬就更好了。东京的客人们，总是抑强扶弱的嘛……”

如此悠闲的男人，看似也有恋爱的经历，有时，他将艺妓出身的女子包养起来，却又不愿娶她为妻，一旦被对方迷惑，就更加放荡不羁。为了赢得女人的欢心，他拼命买好，完全失去了男子汉的威严。只要对方想要的，他都给予满足。一听到女人命令“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就不停地点头，一副毫无自尊的模样。有时不小心做错了事，竟也被贪杯的坏女人骂作“混账”，遭到殴打。只要有女人陪伴一旁，他便不再打理茶屋的生意，每天晚上，将朋

友和店员召集到二楼客厅，让女人们演奏三味线，边喝边唱，热闹非常。有一回，自己的女人与朋友私通，即使这样，他也没舍得与女人分手，千方百计博取她的欢心，给女人的情人买绸缎，或陪侍他俩看戏，将女人和男友请到上座，自己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甘心情愿为两人所役使。到头来，便时常以花钱包演员为条件，私自招揽艺妓到家里来。男人们普遍的固执己见、因嫉妒而生恨的情绪，在这个男人身上丝毫也不存在。

不过，他的性格极易生厌，迷恋越发深沉，一旦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他可立即使爱情的余热冷却下来。他的女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原本没有女人为他着迷，只是趁他有人脉时与之亲近，事后就立刻离去。在这样的情形下，三平在店员的心目中威信扫地，生意常常出现很大的亏空，他又不善于经营管理，店铺很快就倒闭了。

从那以后，三平又转行开赌场、拉皮条，只要一瞅着对方的脸，便信口开河吹嘘道：“快进来看看吧，马上使你精神焕发。”

他那多少有点儿讨人喜欢的特质，也能获得一些眼前的利益，偶尔也能找到生财之道。可是，三平总是遭到女人欺骗，一年到头囊空如洗，不知不觉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于是，他闯进老朋友榊原的店里，请求收留：“请暂时雇

用我试试吧。”

即使沦落为一名普通店员，渗透于男人内心深处的玩弄艺妓的滋味，无论如何不能忘怀。他时常面向账房的桌子，想起娇艳的女人的声音和温暖的三味线的音色，嘴里哼着小曲，从中午就开始沉浸在心醉神迷的氛围之中。最后，三平再也无法忍耐下去，用尽各种花言巧语赖债不还，躲过店主的眼睛，背地里花天酒地，寻欢作乐。

“那小子倒是挺可爱啊。”

那些起初爽快借钱给他的朋友们，因为吃了大亏，终于发火了：“真可恶，樱井这家伙。整天吊儿郎当的样子，实在是无可救药。本来也不是个坏小子，下次来借钱，要好好地教训他一下。”

虽说想着，可是一见到他本人，看到那副可怜相，没有人忍心对他大发雷霆了。于是便敷衍道：“下回一块儿给吧，今天就不借给你了。”正想把他打发走的时候，三平又没完没了地纠缠道：“求您别这么说了，借给我吧。我拿别的还给你，不就可以了么？晚辈我求您了！实在是求求您了。”听了这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被他说动了心。

店主榊原见了这种情况也不得不告诫他道：“我有时候会陪你一起去，可是你不要再给别人添麻烦了，行吗？”这么说定之后，店主每三次就有一次陪他去招妓酒馆，只

有这个时候，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干活十分卖力，表现出一副非同寻常的殷勤的样子。榊原因为生意上的事而心里闷闷不乐的时候，和三平一边喝酒，一边瞧着他那毫无罪恶感的单纯的脸庞，就比什么都开心，所以也频繁地陪他一起外出。终于，三平的工作职能从一般店员转向以外勤为主，白天整日在店里无所事事，还洋洋得意地开玩笑：“我是榊原商店一名私人艺妓呢。”

榊原的老婆是从正经人家娶来的，有两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十五六岁。从老板娘到女佣，人人都喜欢樱井：“樱井，有好吃的，去厨房吃个饱吧。”就这么把他唤去里间的厨房，那声音听上去既风趣又俏皮。

“你这么悠闲的一个人，即使穷一点，也不以为苦吧。一生乐呵呵地活着，那可是最幸福的啊。”

三平听老板娘这么一说，也立即得意起来：“您说得对。所以我嘛，生气这种事，从来没有过。这得归功于我的爱好呀……”他滔滔不绝地叨咕了一个多小时。

三平的声音时而细小，时而嘶哑。他大致通晓端呗、常磐津、清元¹，总爱沉醉在自身的美声中。当他开心地哼

1 皆为日本古代三味线曲调。